



左起为陆树铭、孙彦军(饰刘备)、李靖飞(饰张飞)



陆树铭出席《我遇关公》渭南签售会



现场签售新书



为妈妈深情演唱



【记者手记】

终于约上了老版三国关羽的扮演者——陆树铭。采访之路漫漫。

雨声潺潺。

他上来说：你要把对关羽的有色眼镜摘掉来和我聊。

我惶恐万分，仔细琢磨，自从眼睛度数下降后很少戴眼镜了，且近日不幸将眼镜踩坏，既然没戴眼镜，咋摘有色眼镜？

他哈哈大笑，说，我是比喻，你别用对关羽的美好想象，来对待60多岁胡须花白的扮演者陆树铭。

他最难忘的是曹操败走华容道的戏份，暴躁的，轻蔑的，平静的，不屑一顾的，各种可能性剧组设计了个遍，最终，他以不变应万变，说表演的最高境界是不表演，以一个淡然的表情演完全部，而内在的纠结隐忍都在表情里含着。

他笑的时候眼里充满深情，说与刘备、张飞的扮演者在生活里感情一样好，角色与现实差别不大。不笑的时候，眼神充满沧桑。

他说，他和宋小汀成了一辈子的朋友，狂风暴雨的傍晚，宋小汀兴奋地对导演说：除了陆树铭，全国再也没有能演关羽的了。

当拍完败走麦城，他终于如释重负，可是岁月越久，当各种年龄层粉丝对他礼遇有加时，他觉得肩上担子重了：要把忠义的文化传承下去。

他曾出演《大话西游》，和周星驰合作演牛魔王，他说他完全是碍于情面，虽然和说粤语的周星驰对戏只能数数，但他对周星驰并无偏见。

近年来他以歌曲《一壶老酒》再度出现在公众视野，诉说他对母亲的爱和执念，与我心有戚戚焉，他曾说到兴致高处，唱了韩磊的《等待》和《走四方》，那浑厚朴实的嗓音一如一壶老酒给我的感动和震撼。他果然是天生的歌者。

临行有人过来合影，他高大的身材，花白的胡须，深邃的眼睛，在人群中分外耀眼。

我曾经无数次设想过，为什么他能把关羽演得那么好，见到本人，我才明白，他和关羽一样，就是那样朴实、忠厚、侠义。

他说：“我塑关公，关公也塑我。关公给我的一生点亮了一盏忠孝节义的明灯”。

在浮世里，他有很多选择的关口，只要违心说些话，做些事，境况都会好得多，但是，他都没有。他说，关公，是他心里的神。

是的，关公，也是我心中的神，他用生命完美诠释了忠义，成为千百年来国人心中的神。

陆树铭： “关公，我心里的神”

□本报记者 余翠平



关公剧照

陆树铭从小在陕西省渭南长大，家里有兄弟姊妹六人，全靠父亲一个人工作养家。“当时家庭特别困难，吃都吃不饱，尤其是困难时期，一到月底粮就没有了，也没有钱，只能东家借三块，西家借五块，开了工资后，再还钱，用借来的钱去买点粮。”

大约在陆树铭8岁的时候，他看了《三国演义》的小儿书，赵云和孙策是他最钟爱的人物，对于关羽，他说“半人半神，只能仰望，当神供着”。

上学之后，因为陆树铭个子高，进了学校的篮球队。进篮球队没多久，老师找到陆树铭谈话，“你到学校宣传队吧，学学唱京剧。”就这样，陆树铭跟文艺结了缘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1980年《西安晚报》登出西安话剧团招人的消息，陆树铭就带表妹去参加考试，等待的时候，一个考官走出来，看见了陆树铭，就问陆树铭是考生吗？陆树铭说不是，是陪人来考的。结果考官拉着陆树铭的手，让陆树铭进去试试。陆树铭进了考场后，先唱了几首歌，然后朗诵，没想到一试即中。

当年把陆树铭拉进考场的那个人就是著名小品演员郭达，后来他曾回忆说：某日，他看到一个男孩趴在窗户上正向考场张望，他拍了他一下，陆树铭转过身来，他顿时眼前一亮：呃，这小伙子！一米八六的大个儿，身材魁梧，相貌堂堂，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，音色也浑实厚重，不由心中暗喜，职业的敏感告诉他这家伙可能是块儿料。

铁窗岁月，让他从精神上成熟起来

年轻时的陆树铭身材高大，十分帅气，很快他就有了女朋友，由于年轻对什么事物都充满好奇，他就跟着女朋友在别人家里参加舞会，跳贴面舞，正好赶上严打，因“精神污染”，陆树铭入狱14个月。

那段日子是他的人间炼狱。所里每餐一个黑馍、一块咸菜加一碗凉水，当时1.86米的个头，他只剩下了160斤，经常饿得头昏眼花，实在没办法就吃大蒜充饥，辣得两眼流泪胃里灼痛也不舍得放下。陆树铭仿佛跌进了万丈深渊，想往上爬，却什么都抓不住，无助、绝望……

后来陆树铭被分配看管死刑犯，在绝望中他遇到了比他更绝望的人。他帮他们喂饭、洗澡、洗衣服。偶尔陆树铭会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，很多时候就是一次偶然，人便走上了绝路。

通常傍晚时，上面会来人告诉他明天行刑，陆树铭就陷入了巨大的痛苦中，墙上的钟表咔咔响着，他每过一会去看看他们，他们睡得正香，一想到他们第二天要走向死亡，他的泪就流了下来。凌晨4点，牢门突然打开，几个人猛然跳了起来，武警拉着他们往外走，几个人齐刷刷跪下：陆哥，我们走了，你的恩情，我们20年后再报！陆树铭把脸侧向别处，头微扬着，眼闭着，两行泪从眼角流了下来，最多的时候，在他面前一次性走了40多人，从那以后，他再不说“上路”。

一年多以后，陆树铭的事情有了结论，他被宣布释放免于起诉，并按政策补发了工资，但组织上还是勒令他调离演出队告别舞台，后被安排去贸易公司做业务。这段时间，陆树铭饱受非议与冷漠，那种跌进深渊的感觉无时无刻不缠绕着他。尽管不在演出队，他仍然坚持每天早晨去练声，工作闲暇的时候，广泛涉

猎中外名著……他在心灰意冷时常在心中默念：天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……他一定会重新回到热爱的舞台上……

这段不堪回首的铁窗岁月，让“年少不知愁滋味”的陆树铭一下子从精神上成熟、深邃起来，他慢慢开始思索自己的人生、未来，意外的灰暗岁月，给他青春的眼眸增添了沧桑、厚重，而这份“厚重”，又隐隐让他具备了被命运垂青的特质……

卸了妆回到大厅，女导演蔡晓晴走过来，把《三国演义》前六集剧本送到陆树铭手里，“关公是你的了，回去做准备，前六集的戏由我导演，春天桃花一开，我们就拍‘桃园三结义’”。陆树铭高度紧张的内心，伴随着巨大的喜悦，终于舒缓下来，他知道，他的人生，将要迎来一个华丽的春天。

凭实力，击败36个关羽扮演者

“中央电视台来找《三国演义》中关公的演员，见字速来胜利饭店2号楼2层2号”。贴在铁门上的这张纸条，让陆树铭和《三国演义》结下了一生的情缘。

“我觉得这是冥冥之中的缘分，那天中午还晴空万里，傍晚突然狂风大作，暴雨倾盆。”陆树铭慢慢陷入了回忆，他反复跟记者说，他喜欢“冥冥之中”这个词。

1990年的夏天，陆树铭正在咸阳拍摄一部公安题材的电视剧，傍晚的暴风雨，让他担心自己那40平方米的小家给冲了，然而到家后，一切好好的，只是铁门上多了一张纸条，陆树铭心里说不上来有多自豪。

戏里他饰演的关羽双手相握，向前一步，面对大哥刘备，泪流满面，倍加动情地说：“关某虽一介武夫，亦颇知‘忠义’二字，正所谓择木之禽，得栖良木，择主之臣，得遇明主……愿终身相伴，生死相随。”张飞流着泪大呼：“俺也一样！”

“导演，如果他演不了，全国就再找不出能演关公的人了。”宋小汀兴奋地给北京打电话，旁边的陆树铭震惊中带着狂喜，这一年，他34岁。脸上和眼睛里带着不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深邃，“我突然明白，我之前所有的遭遇，都是为了遇关公所必须经历的劫难。”突然闪回到“曾经的灰色岁月”，陆树铭的眼眸掠过了一丝暗淡。

到北京化好妆，陆树铭照了下镜子，吓了一跳：“丹凤眼，卧蚕眉，面如重枣，这不就是我8岁时看小人书上的‘美髯公’关羽的模样吗？太像了！”

走到考官面前，陆树铭一抱拳，说：“关某姗姗

来迟！”导演问：“你怎么知道你能成功？在你之前已经筛下去36个关羽扮演者了。”陆树铭神态傲然，嗓门洪亮地回答：“非我莫属！”

考官立刻出题：“曹操带领百万雄兵杀将来。”

陆树铭没有思考，一拂长须，蔑视大笑，大呵一声：

拿——刀——来！台下顿时掌声雷动。

卸了妆回到大厅，女导演蔡晓晴走过来，把《三国演义》前六集剧本送到陆树铭手里，“关公是你的了，回去做准备，前六集的戏由我导演，春天桃花一开，我们就拍‘桃园三结义’”。陆树铭高度紧张的内心，伴随着巨大的喜悦，终于舒缓下来，他知道，他的人生，将要迎来一个华丽的春天。

拍完“千里走单骑”，陆树铭演关公，从形似到神似，越来越自如了。

“在民间，关羽是‘忠义’的化身，作为一名普通演员，去表演这样一位‘半人半神’的人物时，是非常难的，除了外形，我想到了神韵：怀疑的，蔑视的，不屑一顾的，深情的……我设计出了多种眼神，来更好地塑造关公。在表演中，我试着表现出关公的‘凝重’与‘飘逸’来，而且要把握好两者的度，因为过于凝重显得呆板，过于飘逸又失去庄重感。”陆树铭说，败走麦城，是关羽一生的终点，而拍这场戏，则是在零下30度的河北木兰围场。

一部《三国演义》，从筹备到播出，长达五年时间，就是为了追求制作的严谨和完美，如何最大程度的还原三国时间的历史背景，拍出厚重感来，是剧组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
为了演好关羽，陆树铭每天练刀练枪，经过几个

月的骑马训练，最后可以完全不用替身拍摄双手撒缰绳骑马的搏斗戏，陆树铭说，他前后共有六次从马上摔下来，最严重的一次，长达一个月躺在床上不能动弹。为了不耽误拍摄进度，大夫拿着给动物用的一尺长的针管，给他抽掉腿里的脓血和积液。

大针管扎进去，陆树铭疼得直喊，大夫说：喊啥！关老爷刮骨疗毒都面不改色！陆树铭苦笑着说：“我是凡人，不是关老爷呀！”有了亲身体验，陆树铭后来演‘刮骨疗毒’的戏份时就特别能投入进去：刮骨非常疼的时候，只是嘴角微微一动，眉毛紧锁又舒展开来，捋着髯，喝着酒，谈笑风生。”

“当演完关公的每一个经典场面，我的精神和灵魂，已经与他紧紧系在了一起。”

1994年底，《三国演义》正式上映，大受好评，出现了街头巷尾热议“三国”的盛况，最高收视率达到50%以上，而陆树铭扮演的“关公”更是深入人心，广受赞誉。

陆树铭说，关公的角色成全了他，也让他陷入一种“绝境”，《三国演义》之后，很多导演认为，他的外形只能演关公，于是他的艺术之路变得漫长而艰难……

2010年，陆树铭80多岁的老母亲突然被查出患了恶性肿瘤，那一个晚上，无数往事涌上心头……

而当陆树铭离开家奔赴剧组10天后，他又收到家里传来的噩耗：父亲去世了！

“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无论我再努力，都不可能让父亲看到荧屏上我演的关羽了，所以在塑造关公这个角色时，我是带着满腔悲痛与遗憾去完成的，我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，都是对父亲养育之恩的回报。”

常年在外，回家陪伴母亲的时间很少，此刻母亲病重，他想起每次回家都能喝上母亲酿的米酒，心里对母亲的深情自然就流淌出《一壶老酒》的歌词：喝一壶老酒，让我回回头，回头望见妈妈的泪在流，每一次离家走，妈妈送到家门口，每一次离家走，一步三回头……

2014年，陆树铭带着母亲到中央电视台录制《九九艳阳天》，年近60岁的陆树铭站在舞台上，在全国观众面前为90岁的母亲深情演唱了《一壶老酒》，那一刻母亲紧紧依偎在他的肩头，眼里有了动情的泪……《一壶老酒》动情的旋律，借助网络，感动了无数人，随后，他又创作了《生死百年》《最美四月天》《好朋友常聚首》等脍炙人口的歌曲，今年4月份，陆树铭成立了以传承忠义为名的演艺团体“陆家班”，践行公益，传播忠义孝道文化，成为陆树铭的事业……